

宝葫芦

Baohulu
de
Mimi

张天翼作品
赏·析·丛·书

张天翼◎著
安武林◎赏析

的

秘密


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宝葫芦



秘 密

张天翼作品赏析丛书

宝葫芦的

秘密

张天翼◎著 安武林◎赏析

宝葫芦的秘密

Baohulu
de
Mimi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宝葫芦的秘密 / 张天翼原著; 安武林主编. — 乌鲁木齐:
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08.11
(张天翼经典作品赏析丛书)
ISBN 978-7-5371-6053-7

I. 宝... II. ①张...②安... III. 童话—文学欣赏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0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80911号

宝葫芦的秘密

张天翼 / 著 安武林 / 赏析

责任编辑 许国萍 樊虎 技术编辑 李建勋

装帧设计  插图 曹尔刚 孟宪龙

出版人 徐江

出版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二巷1号 邮编: 830049)

Http://www.qingshao.net E-mail: QSbeijing@hotmail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制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 720×980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90千字

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1-6053-7

定 价 25.00元



我来给你们讲个故事。可是我先得介绍介绍我自己：我姓王，叫王葆。我要讲的，正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，是我和宝葫芦的故事。

你们也许要问：

“什么？宝葫芦？就是传说故事里的那种宝葫芦么？”

不错，正是那种宝葫芦。

可是我要声明，我并不是什么神仙，也不是什么妖怪。我和你们一样，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。你们瞧瞧，我是一个少先队员，我也和你们一样，很爱听故事。

至于宝葫芦的故事，我从小就知道了。那是我奶奶讲给我听的。奶奶每逢要求我干什么，她就得给我讲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规矩。

“乖小葆，来，奶奶给你洗个脚。”奶奶总是一面撵我，一面招手。

“我不干，我怕烫。”我总是一面溜开，一面摆手。

“不烫啊。冷了好一会儿了。”

“那，我怕冷。”

奶奶撵上了我，说洗脚水刚好不烫也不冷，非让我洗不可。

这我只好让步了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：

“你爱洗就让你洗，你可得讲个故事。”

就这么着，奶奶讲了个宝葫芦的故事。

“好小葆，别动！”奶奶刚给我洗了脚，忽然又提出一个新的要求来。





“让我给你剪一剪……”

什么！剪脚趾甲呀？那不行！我光着脚丫，一下地就跑。可是胳膊给奶奶拽住了，没有办法。

不过我得提出我的条件：

“那，非得讲故事。”

于是奶奶又讲了一个——又是宝葫芦的故事。

我就这么着，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就听奶奶讲故事，一直听到我十来岁。奶奶每次讲的都不一样。上次讲的是张三劈面撞见了一位神仙，得了一个宝葫芦。下次讲的是李四出去远足旅行，一游游到了龙宫，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王五呢，他因为是一个好孩子，肯让奶奶给他换衣服，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。至于赵六得的一个宝葫芦——那是掘地掘出来的。

不管张三也好，李四也好，一得到了这个宝葫芦，可就幸福极了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张三想：“我要吃水蜜桃”，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。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，马上就冒出了那么一条——冲着他摇尾巴，舔他的手。

后来呢？后来不用说，他们全都过上了好日子。

我听了这些故事，常常就联系到自己：

“我要是有了一个宝葫芦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要些什么？”

一直到我长大了，有时候还想起它来。我有几次对着一道算术题发愣，不知道要怎么列式子，就由“8”字想到了宝葫芦——假如我有这么一个——

“那可就省心了。”

我和同学们比赛种向日葵，我家的那几棵长得又瘦又长，上面顶着一个一个小脑袋，可怜巴巴的样儿，比谁的也比不上。我就又想到了那个宝贝：

“那，我得要一棵最好最好的向日葵，长得再棒也没有的向日葵。”

可是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。

可是我总还是要想到它。那一天我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了，我又想

到了它。

“要是我有那么一个葫芦，那……”

嗯，还是从头说起吧。

老蜘蛛导读

我是老蜘蛛，是从《老蜘蛛的一百张床里》爬出来的老蜘蛛。至于我的真名，那需要猜猜看了，聪明的读者一定能猜出来。

这篇童话还获过一个大奖，大奖的名字和《宝葫芦的秘密》的作者有关。如果你能从头到尾读完这本书，那你一定会明白老蜘蛛和张天翼有什么关系。

现在，老蜘蛛开始给你们做导读。

“宝葫芦”很有意思吧？听到这个名字，老蜘蛛兴奋得手舞足蹈。因为老蜘蛛想起了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用宝葫芦降伏妖怪的故事。宝葫芦是很神奇的。如果再有点儿什么秘密，那就更诱人了。不过，这个宝葫芦和葫芦娃可没什么关系；它和中国民间传说倒有点儿血缘关系。大人说的民族文化或者民族文学，其实很简单，宝葫芦就是地地道道的民族文化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：宝葫芦是中国的，是国产的。

你知道，中国有一个很优秀的传统，叫做“隔辈亲”。很多大人都还记得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对自己的好。在童年的记忆中，祖母对我们的爱甚至超过了父母的爱。老蜘蛛相信现在的孩子们肯定还会赖在奶奶的怀抱里，听她一遍一遍地讲故事，那些老故事从奶奶长着豁豁牙的嘴里讲出来，含糊不清。

嘿嘿，王葆发现了：奶奶的故事里，主人公怎么老变来变去呢？结局怎么也会变来变去呢？明明是同一个故事嘛。奶奶是很认真的，所以你不能怀疑故事的真实性。

其实每个孩子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葫芦。天哪，你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。老蜘蛛在童年也幻想过拥有一个宝葫芦呢！



那天是星期日。我九点钟一吃完饭，就往学校奔，因为我们科学小组要做一个电磁起重机，十点钟开始。

可是那天真憋气：同学们净跟我吵嘴。例如我跟姚俊下的那盘象棋吧，明明是我占优势，我把姚俊的一个“车”都吃掉了。可忽然——不知道怎么样一来，姚俊的“马”拐了过来，“叭！”将我一军。我的老“帅”正想出来避一避风，这才发现对面有一只“炮”，隔着一个“炮架子”蹲在那里。我问姚俊：

“你那个‘炮’怎么摆在这儿？”

“早就在这儿了。”

“什么！早就在这儿了？怎么我不知道？”

“谁叫你不知道的！”——哼，他倒说得好！

我们就吵了起来。看棋的同学还帮他不帮我，倒说我不对！我就把棋盘一推：

“不下了，不下了！”

后来我们动手做电磁起重机的时候，又有苏鸣凤跟我吵起嘴来。

你们都不知道苏鸣凤吧？苏鸣凤是我们的小组长。其实他这个人并不怎么样，他打乒乓还打不过我呢。可是他老爱挑眼。他一面干着他自己的那份工作，一面还得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。

“王葆，这么绕不行：不整齐。”

一会儿又是——“王葆，你绕得太松了。”

同志们(老蜘蛛注:遇到“同志们”这个名词的时候,你就读成同学们吧。因为这个王葆啊,一心想长成大人,所以,有时候他就想学大人的口气说话)!你们要知道,我做的这个零件,是我们全部工程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,在科学上叫做电磁铁:起重机要吸起铁东西来,就全靠它。

同志们,你们要知道,我做的这份工作可实在不简单。

我得把28号的漆包线绕到一个木轴儿上面去,又要绕得紧,又要绕得齐。假如让女孩儿来做这样的工作,那就再合适不过了;而我呢,恰巧不是个女孩儿。问题就在这里。

可苏鸣凤简直看不到这个问题。你瞧,人家做得非常费劲,闹得汗珠儿都打鼻尖上冒出来了,可苏鸣凤还一个劲儿提意见,不是这样就是那样。

我动了火:

“这么做也不行,那么做也不行——你做!”

苏鸣凤说:

“好,我来绕。你去做绞盘上的摇柄吧。”这个绞盘上的摇柄——可再

重要不过了。只有等我把摇柄做好安上去之后,你才能转动绞盘,使起重臂举起来。要不然,就不能算是一个起重机。所以我也很乐意做,我很愿意对这个工程有这么重要的贡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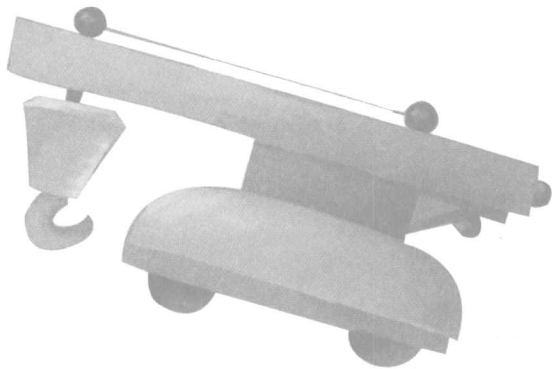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忽然——苏鸣凤嚷了起来:

“不对,王葆!你把它弄成‘之’字形了。这两处都得折成直角才成。”

等到我把它一矫正,苏鸣凤又来了:

“这成了钝角了,不行!”

“怎么又不行?”





“这么着没有用处：摇不起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它摇不起来？”

有人插嘴：

“这实在不像摇柄，倒像一个人——站在游泳池边要往下跳的姿势。”

“真有点儿像。”大家笑了起来。我把东西往地上一扔：

“嗯，还兴讽刺人呢！我不干了，我退出！”

我狠狠地把地上的东西顺脚一踢，就往外跑。

苏鸣凤追了出来：

“王葆，王葆！”

“别理我！”

“王葆，别这样！你这是什么态度？”

“噢，就你态度好！好极了，可了不得！等着《中国少年报》登你的照片吧！”

“王葆，你这么着，可不会有人同情你……”

“我不稀罕你们的同情！”——我头也不回地走，眼泪简直要冒出来了。

苏鸣凤准会追上我，劝我回去……可是别的同学都拦住了他：“让他走，让他走！”

这么着我就更生气了。

“好，你们全都不讲友谊！……拉倒！”

我回家生了一会儿闷气，想再回学校去，瞧瞧他们做得怎么样了，可是……那怪别扭的。后来我对自己说：

“得了吧，什么电磁起重机！——不过是个玩具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！”

这么想来想去，就想到了宝葫芦。我当然从宝葫芦联系到电磁起重机，然后又联系到许许多多别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我现在不讲了，要不然三天三夜也讲不完；并且，后来我究竟想了些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，因为我瞌睡上来了。

我睡呀睡的,忽然听见一声喊:

“王葆,钓鱼去!”

“谁呀?”

“快来,快来!”

我这才记起,仿佛的确有同学们约我今天去钓鱼。你瞧,连鱼饵都准备停当了,在桌上搁着呢。我就赶紧拿起钓具,拎着一只小铁桶,追了出去。

老蜘蛛导读

倒霉的事情一连串。对吧?

大人说,‘人不顺的时候,喝凉水都磕牙’。看看我们的王葆吧,要多倒霉就有多倒霉。

王葆输棋,是怎么回事呢?他输得可一点儿也不甘心。老蜘蛛怀疑有以下几种情况导致了这种结果:一、王葆得意忘形了,光想着自己稳操胜券,就忘了盯紧对方的棋子;二、他心不在焉,可能什么事情导致他分了神——俗话说,‘一招不慎,满盘皆输’,是很有道理的;三、可能对方耍赖了,趁王葆不注意,偷偷移动了棋子。

其实,这都不重要。下棋本来就是一种娱乐活动嘛!输赢真的一点儿也不重要;如果是正式比赛的话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看看,王葆太在乎输赢了,所以他的心情被搞得很坏。还记得“憋气”这个词吗?这说明王葆心里堵得慌。我们要是遇到这种不顺心的事儿,最好能释放一下。试着转移注意力,或者去向朋友们倾诉。否则,就会像吹大的气球一样,越憋气自己就越难受,搞不好还会把自己变成胀破肚皮的青蛙。

但王葆可没有倾诉的对象,因为他觉得自己被所有的人抛弃了。这种感觉可不好,如果好受的话,他也不会差点儿掉下眼泪来。

老蜘蛛比王葆可差远了,倒霉的事情更多了。他想问题的时候,头碰过电线杆;还进错过厕所:女同志尖叫一声,吓得老蜘蛛撒腿就跑。还有一次,他进了公共厕所,愣头愣脑地问:“同志,电梯在哪儿?”大家像看天外来客



一样,没有一个人理睬他。原来他是要去公共厕所后面的宾馆开会。不过,老蜘蛛同志很乐观。一个人想起这些遭遇的时候,他总是偷偷地乐:

“真好玩儿,嘻嘻,嘿嘿,哈哈!”就这样,一个人就笑出声了。同学们,你们说,遇到倒霉的事情,你们是学习王葆,还是学习老蜘蛛?依我看呀,还是向契诃夫学习吧!他写过一篇文章,很好玩。老蜘蛛贴上来,让大家看看。

生活是美好的

——对企图自杀者进一言

生活是极不愉快的玩笑,不过要使它美好却也不很难。为了做到这点,光是中头彩赢了二十万卢布,得了“白鹰”勋章,娶个漂亮女人,以好人出名,还是不够的——这些福分都是无常的,而且也很容易习惯。为了不断地感到幸福,甚至在苦恼和愁闷的时候也感到幸福,那就需要:(一)善于满足现状;(二)很高兴地感到:“事情原来可能更糟呢。”这是不难的。

要是火柴在你的衣袋里燃起来了,那你应当高兴,而且感谢上苍:多亏你的衣袋不是火药库。

要是你有穷亲戚上别墅来找你,那你不要脸色发白,而要喜气洋洋地叫道:“挺好,幸亏来的不是警察!”

要是你的手指头扎了一根刺,那你应当高兴:“挺好,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里!”

要是你的妻子或者小姨子练钢琴,那你不要发脾气,而要感激这份福气:你是在听音乐,而不是听狼嚎或者猫的音乐会。

你该高兴,因为你不是拉长途马车的马,不是寇克的“小点”(细菌),不是旋毛虫,不是猪,不是驴,不是茨冈人牵的熊,不是臭虫……你要高兴,因为眼下你没有坐在被告席上,也没有看见债主在你面前,更没有主笔土尔巴谈稿费问题。

如果你不是住在边远的地方,那你一想到命运总算没有把你送到边远的地方去,你岂不觉得幸福?

要是你有一颗牙痛起来,那你就该高兴:幸亏不是满口的牙痛起来。

你该高兴,因为你居然可以不必读《公民报》,不必坐在垃圾车上,不必一下子

跟三个人结婚……

要是你给送到警察局去了,那就该乐得跳起来,因为多亏没有把你送到地狱的大火里去。

要是你挨了一顿柞木棍子的打,那就该蹦蹦跳跳,叫道:“我多么运气,人家总算没有拿带刺的棒子打我!”

要是你的妻子对你变了心,那就该高兴,多亏她背叛的是你,不是国家。

依此类推……朋友,照着我的劝告去做吧,你的生活就会欢乐无穷了。

老蜘蛛说,如果你凑巧读过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的话,千万不要把契诃夫的文章和阿Q的“精神胜利法”混为一谈。契诃夫教我们的,是一种幽默达观的人生态度,教我们热爱生命、热爱生活。从契诃夫的文章中,老蜘蛛还联想到大诗人普希金的一首诗: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

假如生活欺骗了你,

不要悲伤,不要心急!

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,

相信吧,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。

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;

现在却常是忧郁:

一切都是瞬息,一切都将会过去,

而那逝去了的,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。

老蜘蛛真唠叨啊,但你明白他的意思了吗?他想告诉你的是:假如你像王葆一样,遇到了很多很多倒霉的事情,那么就读读契诃夫的文章和普希金的诗吧。这是很管用的秘方!



我出城到了河边，可是没瞧见一个同学。

“他们都哪儿去了？干吗不等我？这还算是朋友么！”

后来我又对自己说：

“这么着倒也好。要是和同学们一块儿钓，要是他们都钓着了许多鱼，我又是一条也没钓上，那多没意思呀。还不如我一个人在这儿的好——正可以练习练习。”

可是这一次成绩还是不好。我一个人坐在河边一棵柳树下。我旁边只有那只小铁桶陪着我，桶里有一只螺蛳——孤零零地躺在那里，斜着个身子，把脑袋伸出壳来张望着，好像希望找上一个伴儿似的。

我不知道这么坐了多久。总而言之，要叫我拎着个空桶回城去，那我可不愿意，起码也得让我钓上一条才好。我老是豁着钓竿。

我越钓越来火儿。

“我就跟你耗上了，哼！”

太阳快要落下去了。河面上闪着金光，时不时泼刺的一声，就皱起一圈圈的水纹，越漾越大，越漾越大，把我的钓丝荡得一上一下地晃动着。这一来鱼儿一定全都给吓跑了。

我嚷起来：

“是谁跟我捣乱！”

有一个声音回答——好像是青蛙叫，又好像是说话：

“格咕噜，格咕噜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它又叫了几声“咕噜，咕噜”——可是再听听，又似乎是在说话，好像在说：

“是我，是我。”

“谁呀，你是？”

回答我的仍旧是“格咕噜，格咕噜”，叫了一遍又一遍，渐渐地可就听得出字音来了：

“宝葫芦……宝葫芦……”

越听越真。越听越真。

“什么！”我把钓竿一扔，跳了起来，“宝葫芦……别是我听错了吧？”

那个声音回答——还是像青蛙叫，又听得出是一句话：

“没错，没错，你并没听错。”

“怎么，你就是故事里面的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”——字音越来越清楚了。

我还是不大放心：

“喂，喂，劳驾！你的的确确就是那个宝葫芦——就是那个那个——b, ao, bǎo, h, u, hú, l, u, lu——听准了没有？——就是那个宝葫芦么？”

“我的的确确是那个宝葫芦。”回答得再明白不过。

我摸了摸脑袋。我跳一跳。我捏捏自己的鼻子。我在我自己腮帮子上使劲拧了一把：嗯，疼呢！

“这么看来，我不是在做梦了。”

“不是梦，不是梦，”那个声音又来了，好像是我自己的回声似的。

我四面瞧瞧：

“你在哪儿呢，可是？”

“这儿呢，这儿呢。”

